

繪圖

南北史通俗演義



第八冊

過 强 暴 故 后 被 污



違 忠 諫 臣 致 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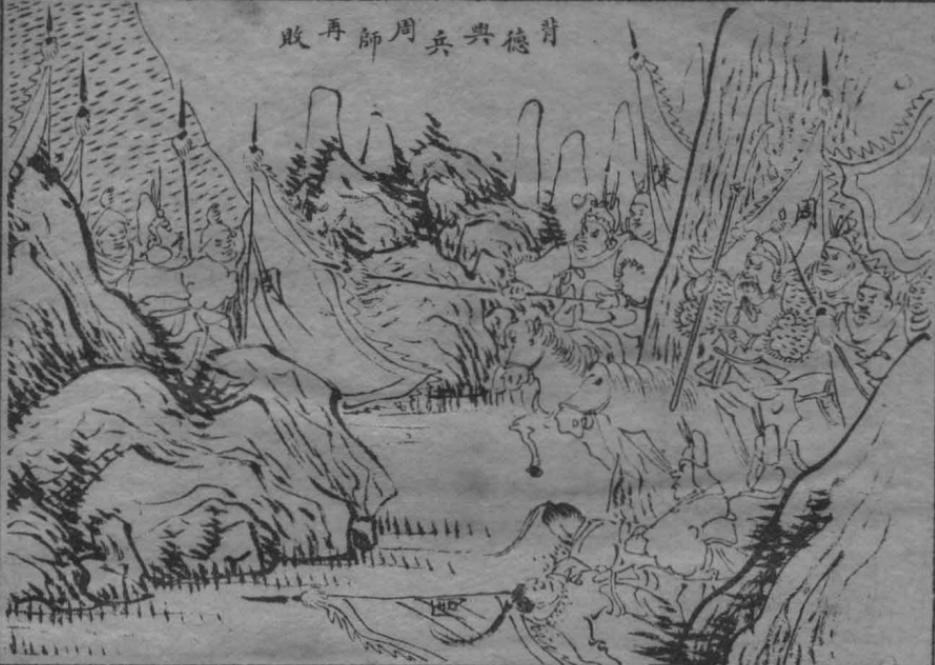


遣主
嫌安
都侯
受戮

却敵軍
致孝先
爭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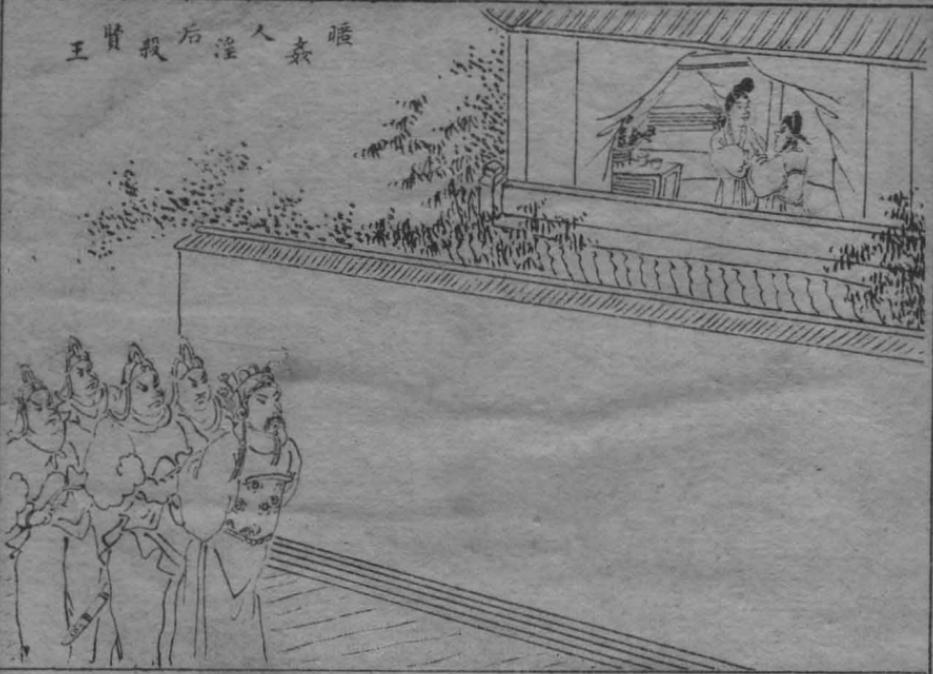
背德兵周師再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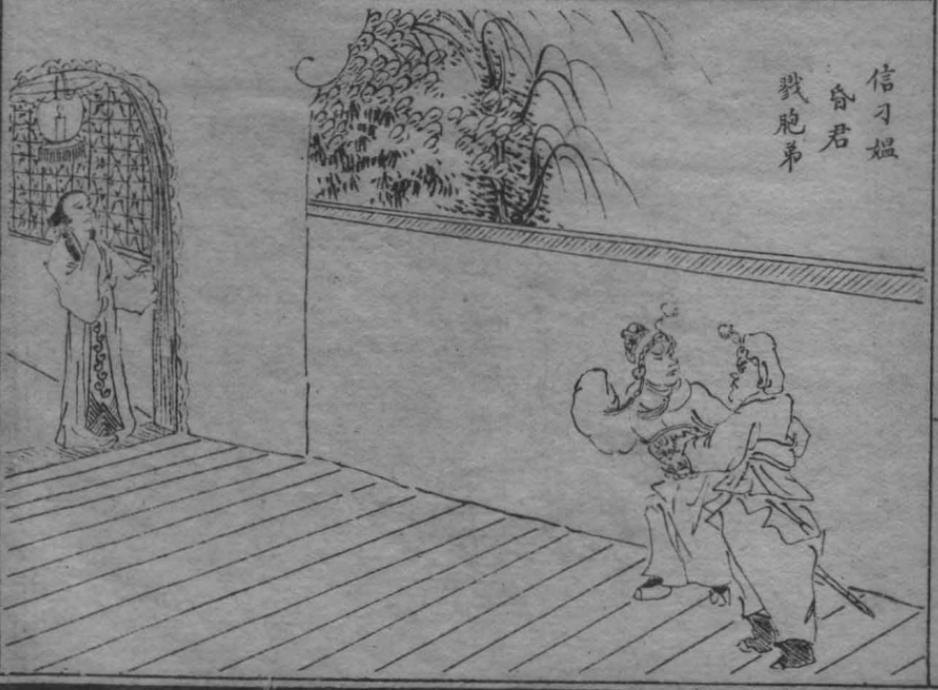
攬權 奪位 陳主 被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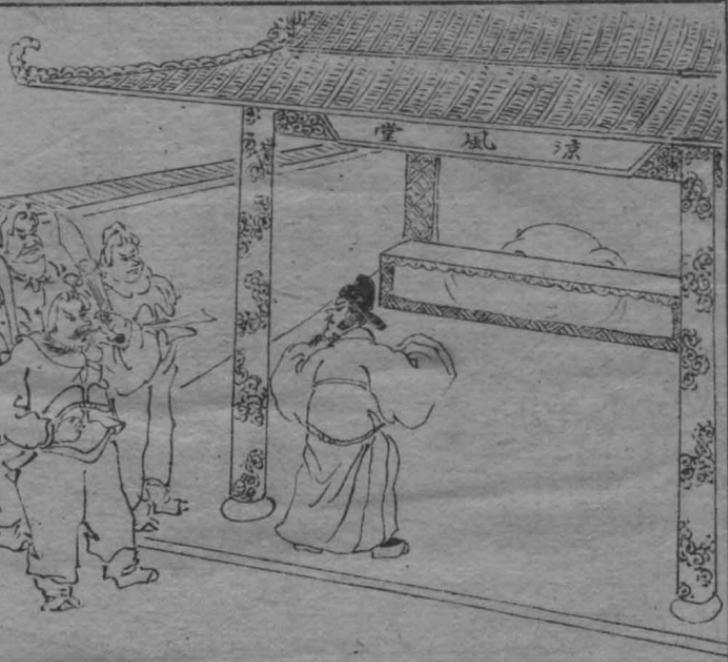
王賢殺后淫人姦



信刁媪
昏君
戮胞弟



解律光
遭讒
受害



守
文護
稔惡
伏誅



選將才
獨任
吳明徹



舍妙
意
特進
馬
小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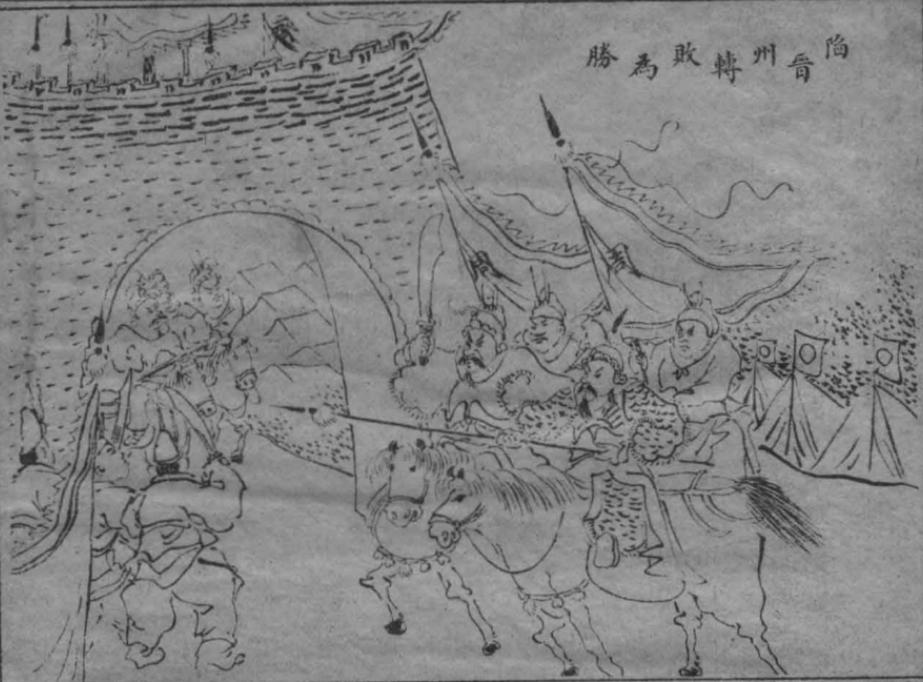
韋孝寬
獻議
用兵



齊高緯挈妃避敵



陶州轉敗為勝



擒齊王取亂侮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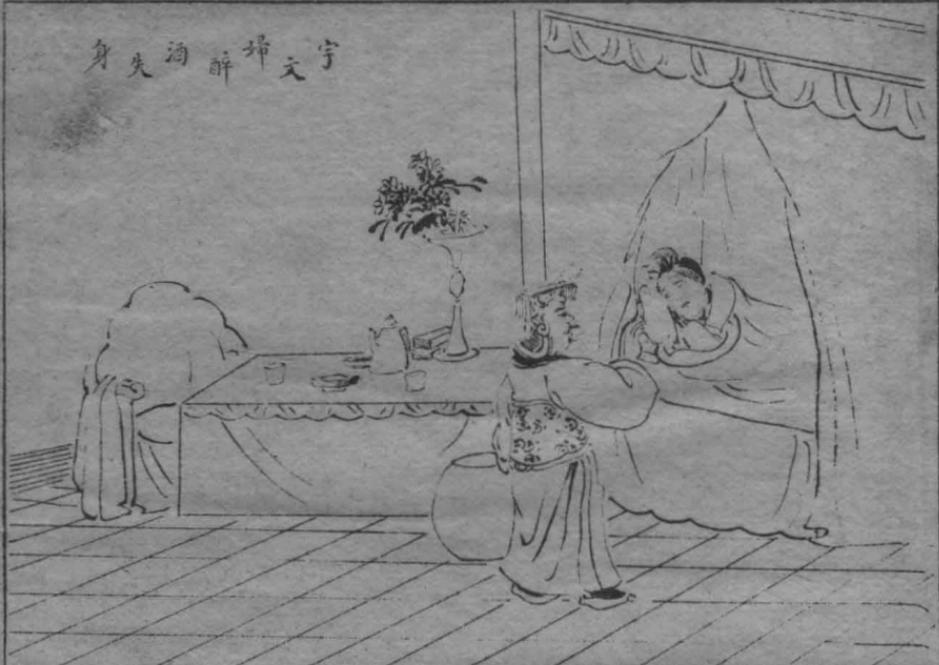
老將失謀還師被虜



昏君嗣位慘戮沈寃



身失酒醉坤文守



眾城登遊尉
誓公



總圖南北史通俗演義卷八

第七十一回 遇強暴故后被汚

達忠諫逆臣致敗

却說齊王高演入嗣帝位。尚有意治安。惟對待南朝。未肯息怨罷兵。當遣降將王琳為揚州刺史。出鎮壽陽。伺隙圖南。陳主蒨頗思修和。因讎人在前。無從游說。不得已姑從緩議。會齊主演聽高歸彥言。召入濟南王殷。把他害死。冤氣盈廷。不免為厲。累得演精神恍惚。說鬼連篇。皇建二年孟冬。出外游獵。突有狡兔向馬前馳過。演彎弓欲射。忽見兔跳躍起來。留神一瞧。好似一個被髮執手的夜叉鬼。不由的身體顫動。墜落馬下。左右慌忙扶起。肋骨已經跌斷。痛得不可名狀。彷彿齊襄之見公子彭生好容易掖回宮中。鎮日裏卧牀呼號。醫治罔效。婁太后親往視疾。問及濟南王殷。演無言可答。接連三問。仍是默然。婁太后憤憤道。濟南已被汝殺死。不用我言。應該速死。遂掉頭徑去。嗣是演病益劇。痛到無可奈何的時候。往往神志昏迷。滿口謔語。有時說着文宣父子來了。又有時說着

楊令公情燕僕射子等俱來了。當下模糊答辯。繼又扶服推枕。叩首乞哀。結果是大數難

逃。終難延命。高洋凶惡遠過高演。洋死時史中第稱暴殂。演死時却詳敘冤屬。是由高演所為自覺過甚。未免愧悔。故作此狀。洋則異。是可見鬼由心造。非真恐

身為祟也。臨終時。曾留下遺書。貽弟高湛。召他入篡大統。書未有囑語云。宜將吾妻子置一

好處。勿學前人。問云何故殺殷當下痛極畢命。年僅二十七歲。先是高湛守鄴。奉演密命。令派

兵送濟南王殷至晉陽。湛也不自安，向散騎高元海問計。元海道：「愚見却有三策。一請殿下馳入晉陽，謁見太后王上，願釋兵權，不干朝政，自居閑散，安如泰山，是為上策。上策不行，或表稱威權太盛，恐滋眾謗，請徙為青齊二州刺史，退居僻遠，免招物議，尚為中策。說至此，偏將第三策咽住不談。湛問道：「下策如何？」元海道：「發言即恐族誅，不如不言。湛說道：「但說不妨。我為卿嚴守秘密，怕他甚麼？」元海道：「濟南世嫡，為王上所奪，眾情未必悅服。今若召集文武，擁立濟南，象斬來使高歸彥等，號令天下，以順討逆，這乃萬世一時的機會。雖是下策，却比上策更佳。湛不覺躍起，欣然說道：「上策上策，誠如卿言。元海乃退。湛又召術士鄭道謙等卜定吉凶。道謙等占驗卦爻，勸湛宜靜不宜動，自得大慶。湛乃令數百騎送入濟南王，聞濟南被害，益加危懼。那知福為禍倚，禍為福伏。那晉陽竟傳到遺詔，促令即刻就道入承帝錄。這是湛夢想不到的喜事。他尚恐有詐，遣人探視，果係實情，乃立跨駿馬，馳向晉陽。甫入城圍，已由文武百官伏道迎謁，歡呼萬歲。當下入臨梓宮，不過哭了兩三聲，便被服袞冕，升殿即位。循例大赦，即改皇建二年為大寧元年。

高湛登基已在十一月中，而月九陰，竟不能待，便改元大寧，可見心中早已無兄。進平秦王歸彥為太傅，趙郡王睿為太

保。平陽王淹為太宰，彭城王祐為太師，太尉尉粲為太保，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，豐州

刺史婁叡為司空，冢弟任城王湊，高歡第十子為尚書左僕射，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尚書右

僕射其餘內外百官。並皆晉級。不消細說。既而追尊兄。演為孝昭皇帝。稱元后為孝昭皇后。降封前太子百年為樂陵王。過了一月。令送孝昭柩至鄴都。葬文靜陵。元皇后送葬至鄴。湛聞他帶有奇藥。使人索取。不得應命。湛竟怒起。再令閹人就車叱辱。元皇后不便反唇。得忍氣含羞。包着兩眶珠淚。待至文靜陵旁。慟哭多時。方纔入宮。湛尚餘恨未消。令他在順成宮內。孤身獨處。寂寞無聊。此情此景。怎不傷心。惟自悲命薄罷了。諸

文宣皇后尚勝一籌

越年正月。湛自晉陽啟行。到了鄴都。南郊祭天。續享大廟。立祀胡氏為皇后。

后為安定人。胡延之女。初生時有鴉鳥鳴產帳上。時人目為不祥。及葬後。選為長廣王妃。姿貌不過中人。性情却極淫蕩。湛本是個酒色中人。得此媚豬。當然是謔浪笑敖。倍極歡暱。所以祀天祭祖。大禮告成。即令胡氏正位中宮。册后這一日。所有故主后妃。及內外命婦。俱來慶賀。珠圍翠繞。樂叶音諧。不但胡氏非常欣慰。就是齊王湛亦格外懽愉。晚間在後宮慶宴。眾皆列席。高湛方在外殿中。暢飲數十觥。已有七八分酒意。便闖入後宮。自來勸酒。驚動了一班婦女。統避席迎謁。湛樽笑道。此處合敎家人禮。儘可脫略形迹。休得迂拘。眾聞湛言。始稱謝歸座。湛展開一雙醉眼。東張西望。驀見上座有一位半老佳人。尚是丰姿綽約。秀色可餐。不由的魄蕩魂馳。仔細審視。却是一位皇嫂李皇后。恨不得上前親近。但因大眾在座。未便失體。只得權時忍耐。說了幾句勸飲的套

話轉身自去。是夕酒闌席散。各皆歸寢。湛雖懷念嫂氏。也只好與新皇后敷衍一宵。到了次日的黃昏。竟不帶左右。獨自一人。步入昭信宮。見前當有宮女報知李后。李后不禁起疑。沒奈何起身相迎。湛入宮坐定。並無一言。但將雙目注視嬌顏。李后且驚且羞。乃開口啟問道。陛下到此。有何見諭。湛笑語道。朕因夜間無事。特來陪伴皇嫂。李后道。陛下新冊正宮。并多嬪御。何不前去敘情。乃獨顧及賤妾。湛又道。未及皇嫂嬌姿。所以乘暇來此。李后見湛有意調戲。很是驚惶。便抽身欲退。湛即起座攬住后裾。李后大駭道。陛下身為天子。難道好不顧名義麼。說着。順手一推。湛不防此着。竟至倒退數步。方得站住。頓時惱羞成怒。瞋目與語道。若不從我。當殺汝兒。李后聽了。急得玉容慘澹。粉面浸淫。宮女們見此情形。統已避了出去。那高湛見左右無人。竟仗着壯年膂力。把李氏輕輕舉起。直入內寢。闔住雙扉。好一歇不見動靜。宮女等至寢門外。側耳細聽。但只聞有窸窣聲。顫動聲。想已是陰陽會合。與雨布雲了。高洋盜嫂報及己妻俗語說得好。寂寞更長。歡娛夜短。高湛把李氏淫恣一宵。轉瞬間。即已天明。不得不起牀出宮。升殿視朝。嗣是常出入昭信宮。來續舊歡。李氏已經失節。也樂得隨緣度日。春風幾度。暗結珠胎。獨胡后不耐岑寂。每當湛往昭信宮。却另尋一個主顧。入替高湛。看官道是何人。乃是給事和士開。士開善握樂。工彈琵琶。面龐兒亦生得俊雅。當湛為長廣王時。已入侍左右。碎

為開府參軍。及湛即位，升任給事。胡后嘗與相見，暗地生心。此時乘湛盜嫂，便賄通宮女，引入士開，賞給禁衛。士開得此奇遇，那有不極力奉承，多方歡狎，引得胡后心花怒放，竟與他誓山盟海，願做一對長久夫妻。這是高湛眼前尊嚴高湛毫無所聞，反恐胡后責他盜嫂，曲意彌縫。胡后乘間，屢說士開好處，湛竟擢士開為黃門侍郎。胡后生子名緯，便立為皇太子。平秦王歸彥，位兼將相，恃勢驕盈，侍中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、黃門郎高乾和，嘗入白御前，謂歸彥專權驕恣，必生禍亂，乃出歸彥為冀州刺史。元海等並欲彈劾和士開，看官試想這和士開外遊主寵，內結后援，官爵未尊，地位甚固，豈是高元海輩所得搖動麼？果然元海等未上彈章，士開却先已下石，但言元海諸人交結朋黨，欲擅威福，輕輕的說了數語，已足挑動主心。元海乾和漸漸被疎，義雲連忙納賂，得為兗州刺史，獨歸彥心懷怨望，意欲俟湛往晉陽，乘虛入鄴，偏值婁太后逝世，宮中治喪，好幾月不聞駕出，也只有蹉跎度日，暫作緩圖。婁太后自春間寢疾，衣忽自舉，用巫媪言，改姓石氏，延至初夏，竟爾病終，年六十二。太后生六男二女，皆感夢孕。孕高澄時，夢見斷龍，孕高洋時，夢見龍首，孕高演時，夢見龍伏地上，孕高湛時，夢見龍浴海中，孕二女俱夢月入懷，惟孕襄城王清博、陵王濟，但夢鼠入下衣。清早世，濟見下文，亦不得令終。惟澄洋演湛，皆得稱尊，一母生四帝，也是奇事。太后未歿時，鄴下有童謠云：九龍母死不

守孝。至是湛居母喪。竟不改服。仍著緋袍。未幾且登臨三臺。置酒作樂。宮人進白袍。由

湛怒擲臺下。和士開在側。請暫輟樂。亦為湛所毆擊。

士開也。并錯一着。

湛排行第九。適應童謠。

不過追諡太后為武明皇后。合葬義平陵。總算依例辦事罷了。高歸彥所謀未遂。屢使

人探刺都中情事。偏被郎中令呂思禮告發。湛乃令大司馬段韶與司空婁叡發兵往

討。歸彥登城拒守。及兵逼城下。便大呼道。孝昭皇帝初崩。六軍百萬。悉歸臣手。臣至鄴

迎立陛下。當時不反。今日豈尚有異圖。但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三人。誑惑主上。嫉

忌忠良。如得殺此三人。臣願臨城自剄。死也甘心。段韶等當然不睬。惟督令兵衆攻城

城內。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提別駕陳季瑋等與歸彥不協。俱為所殺。兵民因此不

服。各有貳心。歸彥見不可守。棄城北走。到了交津。只剩得一人一騎。那段韶遣將追來。

立刻擒住歸彥。械送鄴都。當下議定死罪。命都督劉桃枝牽入市曹。擊鼓徇衆。然後行

刑。歸彥子孫十五人。一併誅死。湛既誅歸彥。益加淫暴。所蒸皇嫂李氏。懷孕將產。適太

原王紹德入見。為李氏所拒。紹德係高洋次子。生母就是李氏。聞李氏匿不見面。頓時

懊悶道。兒也曉得了。姊姊腹大。故不見兒。

家醜且不宜外揚。奈何取笑生母。

原來齊俗呼母為姑姑。亦

稱姊姊。這李氏聽得此語。禁不住慚憤交并。過了數日。生下一女。竟令拋棄。湛聞產女

不舉。怒不可遏。手持佩刀。馳入昭信宮。怒叱李氏道。爾敢殺我女麼。我便當殺爾兒。說